



老家山头那棵树

◎成都市第三十三中学校八(四)班 陈言松

我的老家，房子旁边有一座小山。从前，这里绿树成荫，如今，这里静静躺着我的外公。

小山脚下曾有一棵树，一棵很大的树。树干很粗，树皮粗糙，像老人额头上深深的皱纹。叶子总是稀稀疏疏的，夏天也只有薄薄几片深绿色，偶尔落下来，踩上去软软的，发出细微的脆响。

后来，村里为修路，觉得这棵树挡了道，就请人把它砍了，只留下一个一米来高的树桩。树桩上的年轮渐渐被新生的苔藓覆盖，看上去一片沉郁的暗绿色。不知怎的，它总让我想起见外公最后一面的情形。

那时的外公，已日薄西山。他终日躺在床上，吃力地呼吸着，仿佛在向天借来片刻的气息。他额上的皱纹深深浅浅，像暴雨时的海浪，也像那树桩上一圈一圈的年轮。床边散落着十几个药瓶，他一直望着我。

我在外公的房里站了好一会儿，却一句话也说不出，最终还是默默转身离开了。关门的那一瞬，我看见外公眼角滑下一行泪。后来母亲告诉我，外公临终之际，最想多看我几眼……

没过几天，我在睡梦中被一阵唢呐声惊醒。外公如往常般睡着一样躺在棺木中，父母和我的头上都戴着白色的孝布。父亲轻轻推了推我，让我走近些，再看外公一眼。那一刻我才真正明白，一个亲人，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。

外公和他的棺木一起入了土。山脚下少了一个人，老家那座山头上多了一个小小的土堆。

从前山下的那棵树，曾长久地站在那儿。如今，它以一个树桩的沉默，永远守护着我的外公。

评语

这篇文章，以“真”取胜。没有刻意“托物言情”，而是用记忆展现真实。小作者以自己的视角，去“观看”外公经历老、病、死。天然去雕饰的语言，将外公与那棵树的生命历程联系在一起。真正做到了“言有尽而意无穷”。

(指导教师:成都市第三十三中学校 吕泽玲)

朴实语言，潜藏着对外公的思念。正如唐代司空图的《诗品二十四则·实境》所言：“取语甚直，计思匪深。”

写出外公与树生命的联系，也道出作者对外公弥留之际的眷恋。犹如电影的转场镜头，由树桩上“暗绿色的苔藓”切换到与外公最后见面的场景。

场景再次转换。从病床到棺木，从外公想看我最后一眼，到我再看外公最后一眼。视角与状态的互换，极具情感冲击力。

不像常见的“托物言情”的写法，以物去象征人，而是以作者的记忆视角去展现这棵树的特点。树犹如此，人何以堪？

此前是看见砍掉的树，像老去的老人；而现在看见快要故去的外公，却像树桩上的年轮。没有煽情，情感却全都包含其间。

